

◎树 菜 著

乱世

Troubled years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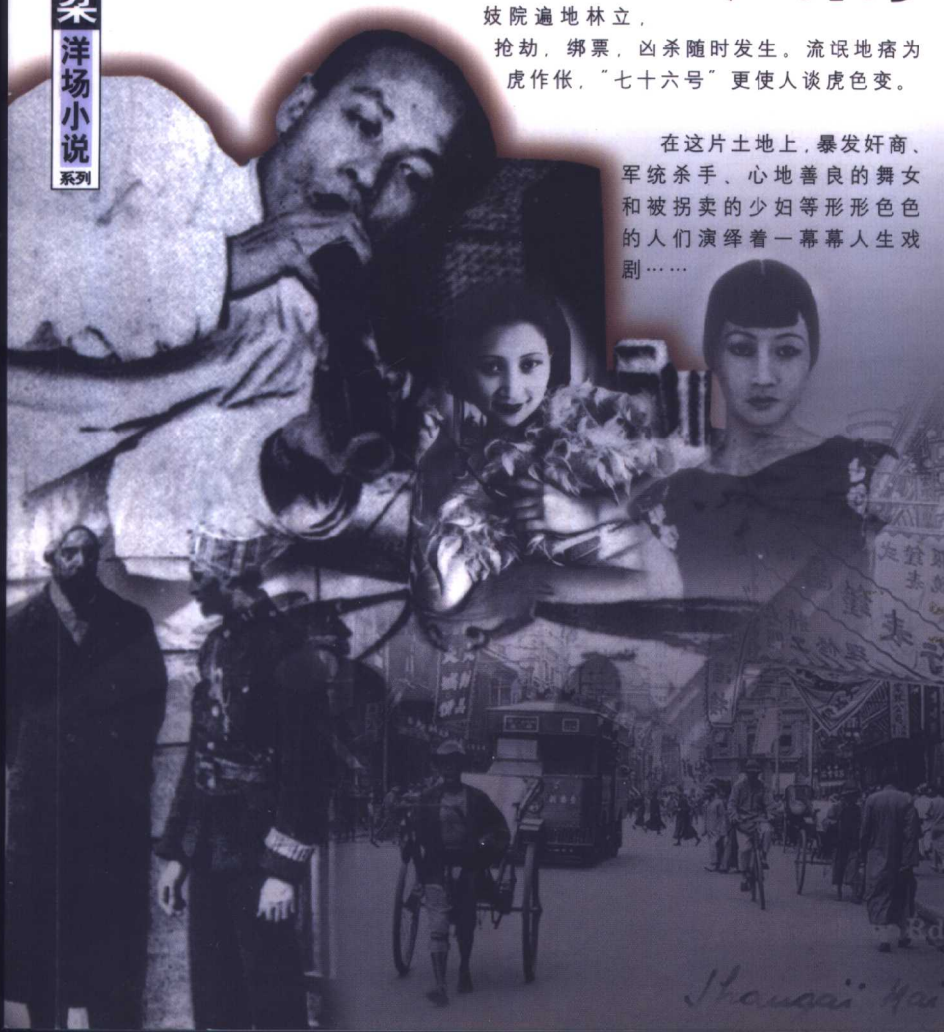
风雨

日陷时期的“沪西
歹土”，赌窟、烟馆、
妓院遍地林立，

抢劫，绑票，凶杀随时发生。流氓地痞为
虎作伥，“七十六号”更使人谈虎色变。

在这片土地上，暴发奸商、
军统杀手、心地善良的舞女
和被拐卖的少妇等形形色色
的人们演绎着一幕幕人生戏剧……

树菜
洋场小说
系列



乱世

上海古籍出版社

Troubled
years

风雨

◎树 棻 著



树棻
洋场小说
系列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风雨/树葵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
(树葵洋场小说系列)

ISBN 7—5325—3476—6

I. 乱…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859 号

树葵洋场小说系列

乱 世 风 雨

树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p.com.cn

(2)E-mail:guji@gup.com.cn

版 本 室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092 1/32 印张 7.875 插页 5 字数 17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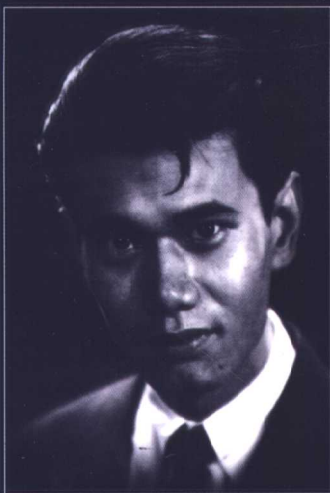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3476—6

I·1634 定价:1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作者简介

树菜，原名孙树菜。

生于上海，现居香港。

1963年起发表文学作品。

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迄今出版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小说集，
其中多部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有数部作品译成英文或德文在国外出版。

Troubled years

树菜
洋场小说
系列

乱世风雨

树菜 著

责任编辑：熊扬志
装帧设计：严克勤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42
第四章	68
第五章	96
第六章	122
第七章	150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196
末 章	223
附录:上海市新旧路名对照	248

上海
市
新
旧
路
名
对
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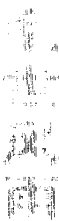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

民国三十年公历四月三十日，亦即农历四月初五。根据当年的《皇历》，这是个“黄道吉日”，宜沐浴，宜出门，宜动土，宜上梁，宜乔迁……

从早晨九时起，便有搬场公司的卡车开进愚园路六六八弄里来，停到弄内三号门牌那幢洋房门前。四名搬运夫穿梭般地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搬进屋里去。那都是些箱笼、摆设和归整起来的各种零星杂物，除掉一架崭新的谋得利牌钢琴以外，并无什么大件家具。但尽管这样，卡车还是又跑了一趟才把东西搬完。跟随第二趟车过来的几名男女佣人便着手在屋里整理起来。

这条弄堂坐落在愚园路的中段，位于地丰路和忆定盘路之间，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面那部分便是六六八弄，五十多米长的一段柏油路两边排列着十来幢建筑格局各不相同的花园洋房。后面那部分弄堂则长得多，一直通到北面的极司非而路上。这里方圆面积也比前面那段弄堂大得多，里面那几百间房子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本地房子”的旧式平房和简陋的棚屋，偶或能看到几幢楼房矗立其间，也都只是那种青砖的两层旧式建筑。这里北面的弄口虽然钉着块号牌：极司非而路九十五号弄，但附近一带的居民却还是按照开辟越界筑路以前的地名，把这里叫做钱家巷。



在前弄那十来幢洋房中，三号是从弄口数来靠东那排的第二幢。这是幢两层的西班牙式洋房，屋前有片半亩大小的花园，屋后还有一个玻璃花棚。这里原是一个美国医生的住宅，两个月前那医生回国，把房产卖给了中国商人。新业主买下这幢房屋之后，便马上开始雇工装修，粉刷外墙，油漆房间，修整草地……十多名工匠足足忙碌了两个月才把这房子里外整修一新，其间周围的邻居还能看到不断有成套的新家具和地毯窗帷等杂物搬运进来。所以到今天房主正式进屋时，这个新家庭已基本布置就绪了。

下午一点钟——这大概也是个挑定的吉时吧，新屋主正式进宅。从弄堂外面开进来一部墨绿色的克雷斯勒牌汽车，缓缓地停在三号大门前。一个穿藏青哔叽中山装的年轻车伙先钻出汽车，拉开后面车门，让坐在后厢里的人出来。

先钻出后厢的便是这幢洋房的新主人章礼伟，他的年纪约莫三十出头，皮肤白皙，眉目清秀，一双眼睛大而有神，相貌有点像电影明星吕玉堃。比普通的中等身量略矮些，但身材和四肢都挺匀称。他穿着一套米色柳条花呢西装，系着枣红色斜条领带。钻出汽车之后，又回手把一位少妇从车厢里搀扶出来。那少妇看上去要比章礼伟年轻上好几岁，相貌是属于“古典美”式的：鹅蛋脸、丹凤眼，虽不是“樱桃小口”，但嘴巴也并不算大。她穿着一套深紫色的旗袍连紧身茄克的套装，这就把她那原就挺苗条的身材衬托得越发窈窕。她便是这幢房子新的女主人——章礼伟的妻子杨维英。

章礼伟夫妇俩钻出汽车之后，“砰——嘭”、“砰——嘭”两下高升，紧接着两挂五百响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将起来。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小瘪三拉起腔调齐声地唱起来：“老爷

太太——大福大量——年年发财——岁岁平安——”

章礼伟掏出一叠早就准备好的一元面额的新钞票，捻成扇面形，一挥手向外撒去。小瘪三们一拥而上，你抢我夺，章礼伟则挽起妻子施施然地朝敞开的大门里走去。

穿过花园，踏上屋前那块平台，落地窗里面便是会客室，里面摆着全堂毛全泰出品的柚木蜡克家具。那架谋得利钢琴也放在里面。章礼伟走进去，重重地坐到一张丝绒面长沙发里，笑着问跟进来的妻子：“怎么样，这里是不是要比老房子那边舒服得多？”

“那当然啰。”杨维英用满意的目光环顾了一周，问道：“楼上的卧房怎么样？都收拾好了吗？”

“当然。”章礼伟说道，“我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叫他们布置，不信，你自己可以去看……阿梅，你陪少奶奶上楼看看房间去。”他招呼着正走进来的一个年轻女佣人。

那个叫阿梅的女佣人年纪还不满二十，红润的小圆脸上配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和一张挺精巧的菱角嘴，虽不算十分漂亮，却也颇见俊俏，一套紧身的阴丹士林布袄裤勾勒出健美的曲线轮廓。她用软糯的苏州话应了一声，便跟着杨维英慢慢地走上楼去了。

章礼伟点上一支香烟，负起双手来回地踱着打量着墙壁。客厅里的家具和摆设虽都已经布置就绪，但三面墙上却还是空荡荡的。墙上挂些什么样的字画，不仅可以体现主人的雅俗，更重要的是还能显示出主人所拥有的财富，一个能理解这些作用和意义的主人是决不会把这类事情假手那些佣人去做的。

章礼伟正对着光秃秃的空壁在盘算该往墙上挂些什么字画：是任伯年的翎毛中堂？还是石涛的山水条屏？抑或是梁山泉的行书对联……一声“少爷”的唤声岔断了他的思

路，旋转头去，见听差福生站在身后，便问道：“什么事啊？”

福生说道：“荣康酒家王经理来电话，说公馆里叫的那三桌酒因为关照得晚了，鲍鱼一时来不及发，想把大菜里的鸡鲍翅换成白汁扒翅，要我来请少爷示下。”

章礼伟略皱了皱眉头，摆了摆手说：“既然来不及就换吧，你告诉王家里^①，别的菜要弄得好一点，台面上的家使也要讲究点，今天有不少要紧客人，商会的张会长和林康老都要来的，这也是给他们饭店挣面子的机会。”

福生应了一声刚要走，章礼伟又叫住他问道：“邻居家的馒头糕都送去了没有？”

“向乔家栅定的两百副还没送到，现在只有徐公馆和张公馆送来的一百多副。刚才已经打电话到乔家栅去催了，等他们来了马上送去。”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章礼伟点了点头说道，“可要仔细点，不要漏掉哪一家。对了，不要忘了把名片一起送去。”

福生又应了一声，转身走了。章礼伟又踱到同层的另外两间房间里去察看了一遍。东边那间是饭厅，里面放的也是毛全泰的柚木家具；西边的一间则是他的书房，里面的桌椅和书橱都是向蒋荣记红木作定制的，书桌上已摆好各种中西式文具，只有从福州路上买来的两大箱洋装书和一箱线装书还没有放进书橱里去，这些是要等今天请过进宅酒之后才要办的事情。

在楼下巡视过一周，他便上楼进了卧室。为了让妻子高兴，这套卧室家具是他特地陪她到静安寺路上的美艺公司看样定制的。一星期前，新屋油漆竣工之后，便直接由工

① “家(读如夹)里”是当时上海俚语中的一种称呼。

场搬来安放到这里。他正想问问妻子对这样的布置是否满意,却看到她倚在朝南那排窗台望着外面,便问道:“你在看什么哟,维英?”

杨维英指了指窗外问道:“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啊?”

章礼伟走过去看了一下,下面隔着一堵水泥墙是本弄一号那幢房子和屋后那片花园。那是一幢综合了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筑风格的洋房,英国式的尖顶配上法国式半圆形阳台,底层则竖着一排罗马式圆柱。这幢把多种建筑风格揉和在一起的房子并不能给人以美感,相反地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那幢房子的面积却比章家这幢要大得多,毛估一下至少也有一倍以上。章礼伟还没开口,杨维英却又指着那屋前停着的一部黑色轿车说道:“这部汽车刚从外面开进来,进来时候两边的踏板一边站一个保镖,手里都有枪,车子里出来的是位太太,打扮得很时髦,现在都进屋去了。”

买屋之前,章礼伟对周围那些邻居家的情况已打听过,便说道:“这家人姓丘,是在江苏省当直接税局局长的。”

“局长?!”杨维英有点意外,“那么是个‘三点水’啰?”

“那当然,”章礼伟点了点头说,“要是重庆方面的局长,现在还能在上海露面吗?”

“怪不得连家眷出门也都带保镖。”杨维英恍然地说。略顿片刻后,她又问道:“那么那家人的身份你早就知道啦?”

“嗯。”章礼伟点点头,“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在买这幢房子的时候就打听清楚的,北面五号里那个姓陆的是开颜料行的,对面四号孙家是银行里当经理的。这些我是早就打听清楚的。”

杨维英用带点埋怨的口气说道:“你都打听清楚了,那为什么还要搬到这家人家隔壁来呢?”

章礼伟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听不大明白。”

杨维英说道：“现在外面不都在闹打汉奸吗，看刚才那副势派，隔壁那家不像是普通的小脚色，要是有什么刺客打上门来，我们住在隔壁的不是连带着要吃惊吓吗？”

章礼伟笑起来说道：“你这担心有点过头了，哪里是都在打汉奸，全上海总共也只有过这么几起，也都是候在路上行刺，从没听说有闯上门来动手的。”

杨维英撇了下嘴反驳道：“怎么没有？去年那个张啸林不就在家被打死的吗①！”

“那是另一回事，那回是他自己的保镖下的手。”章礼伟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摩着妻子的臂膊说道：“不用担心，就算有什么事，他们是一号，我们是三号，是两家人，桥归桥，路归路，毫不相干的。再说这里后面不远就是七十六号，李士群、吴世宝又住在斜对面弄堂里，日本人的沪宪兵队也离得不远。那些重庆分子也是有头有脑的，谁敢到这太岁头上来动土？别说刺客，就是强盗、绑匪也不敢到这里来作案。我当时拿定主意买下这幢房子，还不光贪图价钱便宜，看中这一点也是很要紧的……”他看到妻子脸上仍有些忧忡之色，便轻轻拍着她背脊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买这幢房子的时候是各方面都盘算过的，你难道对我的这档算盘还信不过吗！……现在已经两点半了，你该换换衣服，化化妆了，再过一会，有几家女眷要来搓麻将……对了，别忘了把新买的那只金钢钻花篮别针戴上。”

杨维英朝丈夫瞥了一眼，含嗔笑着说道：“你还是去忙

① 上海流氓“三大亨”之一。日军占领我国东南后准备投敌出任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统收买其贴身保镖林怀部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在家中将其击毙。

自己的事情去吧，我穿戴什么还用得着你来操心吗？”她略顿了一下，又思忖着说道，“可我想今天还是不要戴那只别针吧。”

“为什么？”章礼伟问道，“是怕那些太太们看见会眼热吗？”

杨维英点头说道：“看到这只别针，她们又要在背后说我们是暴发户派头了。”

章礼伟沉默了片刻，忿然说道：“怕这种议论做什么！暴发户就暴发户！我一不偷，二不抢，钞票是靠本事、靠运道赚来的，眼红也没用。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上谁不想发财！有不少人要想做暴发户还做不成呢！”

杨维英说道：“我倒不是怕人家议论，可我觉得眼下总是个乱世，最好不要招人妒忌，妒忌的人多了会……”说到这里，她顿住没再说下去。

章礼伟沉默了一会，开口说道：“那就算了，就不戴那只别针。可衣服得穿那套黑丝绒绣金的，那衣服就是专为今天穿做的，要是不穿那就白做了。”

二

阿梅推开房门，打开电灯，看到同房的金妈已经面朝里床睡着了，便轻轻走到自己床前，拉开叠着的被子，解开衣钮，准备脱衣上床。

她和金妈是这公馆里仅有的女佣人，汽车夫、听差、厨师，连同——个兼当花匠的杂差都是男性。她俩的住处在底层备餐间的上面，虽是朝北的偏间，面积却也有十四五平方米，隔壁另一间偏房里住的是福生和汽车夫阿兴。

阿梅的动作挺轻，可金妈还是醒了，翻过身睁开惺忪的睡眼问道：“你刚来？……现在几点钟啦？”

“刚才收拾客厅的时候，刚敲过一点。”阿梅回答道。

金妈嘟哝着说：“收拾客厅是老张的事情，怎么叫你做？”——老张便是这所章公馆里兼做花匠的那个杂差。

“老张叔在收拾，我走过就顺便进去帮点忙。”阿梅边脱衣服边回答。

“到底年纪轻，做得动。像我这老太婆，这一天做下来浑身骨头就像要散架样的。不到十点钟，两边眼皮就要用自来火梗子去撑了。”金妈说着又翻身转向了里床，“快点睡吧，明天一早就要起来呢。”

阿梅熄灯钻进被窝，平躺着让全身的关节都伸展开来，这使她感到一阵阵难以形容的舒服。今天——或者说是昨天，因为此刻已是午夜过后——早晨起床以后，除掉吃饭时间以外，她的屁股几乎没沾过凳；先是从老公馆里搬场过来，接着帮忙打扫布置，再接下去便去伺候客人，送茶递烟，还要帮忙招呼菜馆里来的那些厨师和伙计，饭后便一直在那几桌麻将台边来回换茶，添水，削水果……直到客人散尽，主人夫妇进了卧室，她又帮老张收拾好了客厅才回自己房间来睡觉。但尽管她臂膊疲软，腿肚发胀，心里却乐滋滋的，今天来了近三十个客人，饭后凑起了五桌麻将，虽然客人开发的茶封和麻将台上的头钱都得先归杨维英收起来，隔天再分给佣人，可阿梅知道明天自己的那一份外快不会少，并且凭自己这贴身娘姨的地位，甚至还可能分个双份。要是真能拿双份，这一天的外快没准够到老凤祥去兑一只两钱重的赤金戒指。这样，加上自己一年前兑进的那副银镯和半年前兑进的那副金耳环，自己便有三件金银首饰了，虽然这些东西的价值还抵不上女主人一只钻戒的百分之

，却是自己过去在乡下时连想都不敢想的……

阿梅姓方，原是江苏吴县横山里人。父亲是种田的，共生六个子女，她是最小的一个。由于家计穷困，七年前，她十二岁上，便由人说媒把她送到横泾乡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婆家也是种田的，丈夫比她小六岁，正合了“女大六，金银堆满屋”的说法。她的那个小丈夫虽已不需要她抱着背着，却要哄他和陪他玩耍。公婆是厚道人，因此她并没有受到像某些小说和戏文中所描写的那种虐待。但是田里和家务上的操劳却是难免的。横泾乡地少人多，有不少青年和中年妇女出外到苏州城里帮佣，以后又逐渐扩展到了上海。由于其中大部分人都长得干净伶俐，再加那悦耳的吴侬软语，因此“横泾娘姨”也颇得上海滩上一些“公馆人家”的青睐。阿梅十七岁上，有荐头人来村里招人去上海帮佣，她征得公婆的同意，便要跟荐头人到上海。公婆向她提出的条件：第一项是每月工钱除掉自己留下的二成添置些衣服鞋袜以外，其余都得寄回乡下贴补家用；第二项是至多只能在外干七年，到儿子十六岁时就得回来圆房成亲。对这些条件，她都一口应允。而且为了表明心迹，还特地在灶神老爷跟前点上香烛、叩头发誓：“倘有三心两意，日后不得好死……”

到上海之后，她被荐进一家公馆当“房间里娘姨”，那家的女主人原是长三堂子里的馆人，现在则是一个钱庄老板的外室。那位不常来过夜的“老爷”是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镶着满口金牙，操一口乡音极重的绍兴话。他老是色迷迷地盯着阿梅，还经常动手动脚揩她的油。一天下午，女主人出门买衣料去了，他竟然从后面掩过来搂住阿梅，想解她胸前的衣钮。阿梅使劲挣脱，第二天便辞工回了荐头店。过了半个来月，才被荐到章家来当佣人——这是一年半前

的事情。

章礼伟那时还住在南市北石皮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出门代步只有野鸡包车^①,家里的佣人也只有福生和阿梅两个。女主人还得自己下厨。可就在以后不满一年的时间里,这家人忽地暴发起来,先是买汽车,雇车伕,以后又添了金妈和厨师宝生,两个月前又在沪西越界筑路上买下了这幢洋房。当然,随着财富的增加,势派和称呼也随之升格,原来称呼的“先生”和“师母”改成了“少爷”和“少奶”,原来的“章宅”也变成“章公馆”了。

虽然杨维英从“师母”变成了“少奶”,并且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除掉搓搓麻将,听听收音机以外,啥事都不用亲自动手了,但她对下人却并没有什么架子,尤其是对阿梅,虽说她才来帮了一年多佣,算不上是家里人,却是眼看着她这家人发起来的,因此凡事总对她另眼看觑些,例如在分茶封和头钱时经常多给她一些,有时还把自己不穿了的旧衣旧鞋拣出来给她一些……另外,杨维英也知道阿梅的身世和她同乡下公婆的那个约定,曾经不止一次应允阿梅:等三年后她回乡下圆房成亲时,让她挣下一副金钗臂^②,再带上一笔足够置上几亩良田的钱回去。这样,她这个童养媳在公婆和乡邻中就能挣得相当的地位,对她以后大半生能有不少的好处。此外,她还答应过阿梅:她成亲以后,要是想回上海,可以再回公馆,仍旧在自己身边当房间里娘姨……

——四周已是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金妈那均匀、并

① “野鸡包车”指专门受雇于一家或几家人(通常是中户人家)的二轮人力车。

② 金钗。

不太响的鼾声，除此以外，只有偶或从隔墙传来的狗吠声，中间夹杂着粗哑的吆喝声。看来隔壁那家真格是戒备森严，半夜里都有人牵着狗在花园里巡逻。但这些同阿梅并无什么相干，刚才由于计算这一天里可能得到的外快而引起的那股兴奋劲儿已过去，倦意开始袭来，眼皮越发沉重了……

三

阿兴把汽车开到爱文义路口哨卡前面时，缓缓地把车刹住。这是从越界筑路进入公共租界的几个检查哨卡中的一个。一个“红头阿三”^①用指节叩了叩关着的车窗，阿兴赶紧把车窗摇下，“红头阿三”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着，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这个的，手枪的，有没有？”

章礼伟身子探前摇着手说：“NO，NO。”

“红头阿三”朝阿兴和章礼伟看了一会儿，回头看着站在后面的一个英籍“三棣头”。那“三棣头”点点头，“红头阿三”便挥了挥手，汽车慢慢驶过卡口，沿着爱文义路向东驶去。

章礼伟开的益泰商行的写字间设在北京路河南路口的国华大楼里。从这里过去，虽是一条直路，但这段主要干道上各种车辆挺多，沿途又得经过十多个红绿灯，因此通常也总要花上半小时左右。尽管这样，坐在车里的章礼伟从没

^①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雇用的印度巡捕(当时通常简称印捕)都为旁遮普邦人，头上缠有头巾，故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